

資治通鑑  
外紀

三

哈佛燕京圖書館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七

宋 京兆萬年劉

恕 編集

周紀五

起上章攝提格盡重光大荒落凡五十二年

靈王

元年春鄭侵宋 齊伐萊 秋七月庚辰鄭成公薨

太子僖公髡頑立晉侵鄭

二年春楚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 吳伐楚取駕

夏晉祁奚辭軍尉悼公問孰可對曰臣之子午有直

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可賢於

臣公使午為軍尉軍無秕政 六月晉會諸侯盟于

雞澤悼公弟揚干亂行中軍司馬魏絳斬其僕而謂  
公曰臣誅于揚干不忘其死君不說請歿之公曰軍  
旅之事也公於是布命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  
子卒使張老爲卿辭曰智仁勇學臣不如魏絳若在  
卿位外內必平雞丘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  
賞也五命而固辭乃使爲司馬趙武將新軍魏絳佐  
之 秋楚侵陳 冬晉伐許

三年春三月陳成公薨子哀公溺立楚將伐陳聞喪  
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侵陳 冬陳圍頓頓姬姓子  
爵 晉悼公譽達于戎無終子嘉父因魏絳請和諸

戎於是遂伯 邾莒伐鄆魯救鄆侵邾敗於狐駘

四年秋魯大雩 冬楚伐陳十一月甲午諸侯救陳

魯子服它諫季文子曰子相二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以子爲愛且不華國文子曰德榮爲國華吾觀國人食麓而衣惡者多文子以告其父仲孫蔑蔑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狼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使爲上大

五年春杞桓公薨子孝公丐立 秋莒滅鄆 冬十

一月丙辰齊滅萊共公浮柔奔棠

六年冬十月晉韓厥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  
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智不能匡君使至於難  
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悼公曰難  
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唐  
戊宜子起朝 楚圍陳晉會諸侯于鄆以救之 鄭  
子駟使賊夜弑僖公以瘞疾赴于諸侯于簡公嘉立  
年五歲

七年夏四月鄭侵蔡 五月莒伐魯 秋九月魯大  
雩 冬楚伐鄭鄭及楚平

八年春宋災 夏晉韓起佐上軍趙武爲新軍將



秋秦侵晉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及晉成晉以諸侯  
復伐鄭閏十二月次陰口而還 楚伐鄭鄭及楚平  
九年夏五月甲午晉滅偃陽偃陽妘姓子爵 六月  
楚鄭伐宋 晉伐秦 衛救宋鄭侵衛 秋七月楚  
鄭侵魯還圍宋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鄭侵宋 莒  
伐魯 晉帥諸侯伐鄭冬十月楚救鄭十一月丁未  
晉帥諸侯侵鄭

十年春魯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天子作師公  
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  
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

以從諸侯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爲元侯之所以  
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  
於魯 宋侵鄭夏四月鄭侵宋諸侯伐鄭 秋七月  
楚乞旅于秦秦師從楚子將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  
宋九月諸侯復伐鄭鄭人行成冬十二月鄭簡公納  
女工妾女樂歌鐘寶罍輅車于晉悼公公錫魏絳女  
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子其受之  
絳徙治安邑 晉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  
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未也公曰何謂德  
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

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 秦伐晉以救鄭已丑秦敗晉于欒

十一年春莒伐魯圍台魯救台遂入鄆 吳王壽夢四子曰諸樊餘祭夷昧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秋壽夢薨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

劉恕曰太伯仲雍南之句吳而季歷嗣周季札有三兄故不敢當吳君夫適庶之分不明則爭篡之禍迭起君子思患而豫防遠利以全身及闔廬弒王僚季札曰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蠻夷之人仲尼稱之豈不以其知而能守節哉

冬楚秦伐宋

十二年夏邾亂魯救亂遂滅之

晉趙武將上軍魏

絳佐下軍

初楚共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

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于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

貧夫知止太子者國之基而百姓之望也絕則撓亂

猶兔走也共王聞之立昭太子 楚共王作宮樓未

成有鹿上焉秋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楚國

之師若得保首領以沒請爲靈若厲王薨子囊曰事

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能知其過可不謂共乎大夫

從之太子康王昭立

吳侵楚戰于庸浦吳大敗

十三年春吳諸樊既除卒將立季札季札固讓乃舍之夏諸侯從晉伐秦及涇而止於秦何益魯叔孫穆子曰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魯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菜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叔孫將涉也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魯莒先濟諸侯從之不獲成晉師還四月衛孫林父甯殖叛獻公奔齊居邾衛人立穆公孫剽是爲殤公或云子叔孫甯相之晉舍新軍秋楚伐吳吳不出而還吳人要擊敗之十四年夏齊圍魯成秋邾伐魯冬晉悼公薨子

平公彪立

十五年夏六月庚寅晉會諸侯伐許遂伐楚敗之復

伐許 秋齊圍魯成

十六年春宋伐陳 夏衛伐曹取重丘 秋齊伐魯

冬邾伐魯 是歲邾宣公薨子悼公華立

十七年秋齊伐魯 冬十月晉會諸侯伐齊魏絳將

下軍丙寅齊師夜遁十一月克茲邾十二月巳亥焚

雍門及西郭南郭壬寅焚東郭北郭甲辰東侵及濰

南及沂楚伐鄭至蟲牢而反 是歲曹成公薨子武

公勝立 燕武公薨文公立

十八年春諸侯取邾田自漵水歸于魯 二月晉衛  
伐齊 齊靈公廢太子光以子牙爲太子靈公疾崔  
杼逆光疾病而立之夏五月壬辰晦公薨光卽位是  
爲莊公

十九年秋魯伐邾

二十年春邾庶其以漆間丘奔魯 晉欒桓子廩娶

范宣子女叔祁生懷子盈廩卒叔祁與老州賓通盈  
患之夏叔祁懼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宣子畏其多  
士使城著將逐之平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  
恐及吾身若之何對曰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

間欒氏之誣晉久也欒書弒厲公以厚其家滅欒氏則民威矣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公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對曰若慶盈則明逐羣賊而知國倫數而遣之彼若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秋盡逐羣賊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盈出奔楚公令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欒盈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其臣辛俞行吏執之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臣聞三世事



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臣隸於欒氏三世矣敢忘其  
歿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  
曰臣嘗陳辭矣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何以事君乃  
遣之 冬十月庠子孔子生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  
宋人生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二十二年春杞孝公薨弟文公益姑立 夏四月齊  
納欒盈于晉曲沃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入絳敗奔  
曲沃 秋齊莊公伐衛將伐晉晏嬰崔杼諫弗聽陳  
須無曰將如君何遂伐晉取朝歌八月魯救晉初陳  
完敬仲生穉孟夷穉孟夷生潛孟莊潛孟莊生須無

卽陳文子也 冬十月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  
 氏之族黨 初齊莊公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  
 獨不與焉歸而不食其母曰生而有義死而有名五  
 乘之賓盡汝下也梁與舟同車侍於莊公還自晉遂  
 襲莒公傷股明日復戰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  
 公曰子止吾與子同齊國二子曰君爲五乘之賓而  
 舟與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  
 惡吾行也深入多殺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  
 也壞軍陷陳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莒人曰子無死  
 吾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鷄

鳴而期日中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臣之事也莒國  
之利非吾所知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歿莒人行成杞  
梁之妻聞之而哭城爲之弛而隅爲之崩

二十三年春魯侵齊

夏楚爲舟師伐吳無功而還

秋齊伐莒

冬楚伐鄭諸侯救鄭

周穀洛鬪將

毀王宮靈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民有怨亂猶不可  
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鬪也  
無乃章禍且遇傷乎王卒壅之齊人城邾晉平  
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歸  
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勿能與言君請歸邑

而與之田若不反有天下將以爲誅平公將歸之師  
曠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反而復之師曠見太子與  
之言皆稱善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修  
義經矣好樂無荒太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  
絕境越國弗愁道遠師曠謂太子曰汝將爲天下宗  
乎太子曰自太皞至堯舜禹未有一姓再有天下者  
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所汝慎無言師曠歸未及三年  
告歿者至 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及單靖  
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  
私送不過郊叔向曰異哉吾聞一姓不再興今有單

子周其興乎昔史佚有言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  
若讓事莫若吝單子之貺我禮也皆有焉子孫必蕃  
後世不忘 初晉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  
宣子欲攻之司馬侯曰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  
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曰晉爲盟主子爲正卿  
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從何必  
和盍密和宣子問於家老訾柘對曰吾子嗣位於朝  
無姦行於國無邪民將何治爲宣子說乃益和田而  
與之和訾柘歎宣子謂獻子曰昔吾有訾柘朝夕顧  
焉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觀女專則不能謀則無

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  
 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私志雖衷不  
 敢謂是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 晉平公射  
 鵠不歿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  
 君告之對曰昔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今君  
 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恥也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公恚  
 怩趣赦之 是歲燕文公薨懿公立  
 二十四年春齊伐魯 齊莊公通于崔杼妻姜氏夏  
 五月乙亥杼弑公邢蒯曠使晉而反將入歿而報君  
 其僕曰君之無道四隣諸侯莫不聞也蒯曠曰子早

齊  
 以

言我能諫之不聽我能去之不諫又不去吾將歿之  
驅車入歿其僕曰人有亂君猶歿之我有治長可無  
歿乎結轡自刎於車上申蒯將往赴難申詳止之曰  
君之無道聞於諸侯何必歿之蒯曰食無道之食衣  
無道之衣居無道之位安得有道而歿馳至公門崔  
杼不內蒯以劍斷臂與門者杼陳八列命之蒯入門  
奮劍三踴而鬪殺七列不及一列而歿陳不占往赴  
難食則失匕上車失軾其御曰怖懼如此雖往何益  
不占曰歿君義也無勇私也君子不以私害義至門  
聞鬪戰之聲恐駭而歿杼令士大夫皆脫劍入盟言

不疾指不至血者歿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栝  
血仰天嘆曰嗚呼崔杼不忠而弑其君杼曰子從我  
與子分國不與吾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句  
之晏子曰回以利而背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  
志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回乎崔子  
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嬰子撫其手曰  
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生綏不益生歿按之  
成節而去丁丑崔杼立莊公弟杵臼是爲景公崔杼  
慶封相之 晉伐齊齊請成納賂平公許之 六月  
鄭伐陳入之賂鄭以宗器乃還 秋七月晉趙武爲



政 舒鳩叛楚楚伐之吳救之楚敗吳師圍舒鳩八月滅之 衛獻公入于夷儀 冬十月鄭復伐陳十二月吳王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射殺之弟王餘祭立初諸樊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以次致國今以漸至故諸樊稱先王壽夢之意傳弟焉季札封延陵號延陵季子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甯喜許之

二十五年春二月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瓊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辛卯甯喜弒殤公甲午獻公入衛 夏楚秦侵吳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 六月晉會

諸侯討衛執獻公秋七月齊景公鄭簡公爲獻公如  
晉晉許歸之 楚椒舉奔鄭將奔晉蔡聲子將如晉  
遇之於鄭饗之以璧侑曰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  
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歿且不朽聲子曰子尚  
良食吾歸子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  
楚令尹子木言舉若以晉謀楚必有豐敗子木愀然  
曰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爲子木曰  
不來則若之何對曰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可乎子木  
曰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於晉非義也乃使椒  
鳴召其父而復之 初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

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  
曰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  
可比先王下可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夫子  
不以私欲干國典遂不用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秋  
八月薨于楚子悼公買立 冬十月楚伐鄭十二月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獻公

二十六年魯邠成子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  
之陳樂而不樂酒酣送之以璧成子反過而弗辭其  
僕怪而問之成子曰止而觴我與我歡也樂而不樂  
告我憂也酒酣送之以璧寄之我也衛其有亂乎衛

獻公患甯喜專夏公孫免餘攻殺甯喜及右宰穀臣  
郈成子倍衛三十里還車而臨三舉而歸使人迎穀  
臣妻子隔宅異之分祿而食其子長而反其壁孔子  
曰知可以微謀仁可以托財者郈成子之謂乎 宋  
向戌善於晉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  
之兵晉楚齊秦許之皆告小國爲會於宋秋七月辛  
巳盟于宋子木欲襲晉軍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  
晉可弱也叔向謂趙文子曰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  
可犯合諸侯以爲不信諸侯何望焉荆敗我諸侯必  
叛之子何憂於歿歿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

楚人固請先軟叔向謂趙文子曰霸王之勢在德不在軟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弗蒞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  
有德也務德所以服楚也無爭先乃先楚是行也晉以藩爲軍攀輦卽利而舍侯遮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 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春魯無冰 秋魯旱大雩 周有黑氣如

日者五 冬十一月癸巳王崩于景王貴立 十二月楚康王薨子麇立是爲郟敖 魯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諸侯大夫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爲

通鑑外紀卷之十一 周紀五  
其名與衆也今王歿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義  
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二三子有禦  
楚之術守國之備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遂行  
是歲燕懿公薨子簡公欵立

### 景王

元年夏四月魯襄公還及方城聞季武子襲下公欲  
還出楚師以伐之榮成伯曰君不能令於國而恃諸  
侯其誰暱之若楚克魯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  
諸夏何德於君而予君也若不克君以蠻夷伐之又  
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 武子使季冶逆公追

予之璽書以告公未言榮成子曰社稷之事子實制  
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季冶歸致祿而不出曰使予欺  
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五月葬靈王 吳子餘  
祭觀舟閤以刀弑之弟王夷昧立 鄭宋饑 六月  
吳季札出聘通嗣君至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請觀周  
樂至齊說晏平仲謂之曰納邑與政乃免於難故晏  
子因陳桓子納政與邑札至鄭見子產如舊相識適  
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如晉入  
其境歎曰暴哉入其都歎曰力闕哉入其朝嘆曰亂  
哉從者問其故季札曰吾見烏巢高所以知其暴見

舊室好新室惡是以知其力闕見其君自決而不下  
問臣保祿而不上諫所以知其亂也見趙文子韓宣  
子魏獻子及叔向而說之陳桓子無字文子子也初  
季札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寶劍口弗敢言季札心許  
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歿於楚乃解劍致之  
嗣君從者曰此吳國之寶也季子曰以歿倍吾心是  
欺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  
受季子以劍繫其墓樹而去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  
今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晏平仲治東阿  
三年齊景公召而數之曰子治而亂將加大誅晏子



曰臣請改道易行三年不治臣當歿之明年上計公  
曰善矣晏子曰臣前之治東阿舉儉罰偷惰民惡之  
決獄不畏彊貴彊貴惡之事貴人不能過禮貴人惡  
之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君以爲  
罪臣後日之治皆反於前民飢過半矣願乞骸骨避  
賢者路公謝之曰子彊爲我治東阿寡人無復與焉  
是歲衛獻公薨子襄公惡立

二年夏四月蔡太子般弒景公而自立是爲靈公  
五月或叫于宋太廟曰譖譖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  
譖譖甲午大災伯姬卒冬十月鄭子皮受子產政

一年監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無出外政無入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

三年春齊伐魯 夏六月辛巳魯襄公夢子野立秋九月癸巳毀而卒襄公子昭公禚立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冬十一月展輿因國人攻犁比公弑之自立去疾奔

齊

四年春正月諸侯會于號尋宋之盟三月甲辰盟鄭  
子皮曰楚公子圍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  
大國也圍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魯叔孫穆  
子曰服心之文也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  
魯伐莒取鄆楚令尹圍以魯食言將以叔孫穆子爲  
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穆子不予曰國有罪我以  
貨私免其若諸侯之事何余非愛貨患其不衷也罪  
非我之由爲戮何害趙文子曰子盍逃之不幸必及  
於子穆子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

也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也文子將請之於楚  
樂王鮒曰諸侯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  
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必殺叔孫豹文子  
曰有人不難以久安利其國可無愛乎善人在位患  
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固請於楚而免之  
穆子歸季武子勞之穆子曰吾不難爲戮養吾棟也  
棟折榱崩吾懼壓焉旣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爲  
能乎乃見之 夏五月秦后子奔晉與趙文子語謂  
其徒曰趙孟相晉國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  
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悅日而歎歲怠儉甚矣非

死逮之必有大咎 六月晉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  
納去疾展輿奔吳去疾立是爲著丘公 晉平公有  
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曰君惑以生蟲若不死必失  
諸侯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  
人固醫官也文子曰何實生之對曰物莫伏於蠱蠱  
莫嘉於穀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  
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穀也文子曰君其  
幾何對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  
之殃也 冬楚郊敖季父圍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

疾而還十一月己丑圍入問王疾縊而殺之葬于邲  
謂之邲敖圍自立是爲靈王王弟公子比奔晉其車  
五乘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叔向爲太傅實賦祿韓  
宣子問二公子之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  
夫一卒之田二公子上大夫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  
公子富若之何鈞之對曰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  
于朝唯其功庸少也秦楚匹也若之何回于富也乃  
均其祿 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礮之張老曰天子  
之室斲其椽而礮之加密石焉諸侯礮之大夫斲之  
士首之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文子歸

令勿讟也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卿其孰先亡  
對曰中行氏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  
多爲功以聚斂爲良譬猶鞞革者大則大矣裂之道也  
劉恕曰夫利者衆人之所趨人主之操柄上專之  
則民怨望下瀆之則身鄙穢厲王近榮夷公而不  
知大難幽王用虢石父而國人皆怨故曰與其有  
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不能不亡也

十二月晉趙文子卒未幾平公過九原而嘆曰嗟乎  
此地蘊吾良臣多矣叔向曰趙武舉士於白屋者四  
十六人公家賴之文子之歿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

是其無私德也。公曰：趙武，賢臣也。相晉九年，天下無  
兵革。景子成文子子也。是歲，邾悼公薨，莊公穿立。  
六年春正月丁未，滕成公薨，子悼公寧立。齊使晏  
嬰于晉，叔向問之。晏子曰：齊季世，其爲陳氏矣。公棄  
其民而歸於陳氏，叔向曰：吾公室亦政在家門，其能  
久乎？秋八月，魯大雩。九月，燕簡公欲去諸大夫，  
立其寵人。冬，大夫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七年春正月，魯大雨雹。秋七月，楚帥諸侯伐吳。八  
月甲申，克朱方，遂滅賴。賴子爵莒著丘公，不撫鄆。  
鄆叛，九月，魯取鄆。冬，吳伐楚。



八年春正月魯舍中軍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  
奔魯秋七月莒伐魯戊辰敗莒 冬十月楚以諸侯  
及東夷伐吳 是歲秦景公薨子哀公立  
九年春正月杞文公薨弟平公郁釐立 夏六月丙  
戌鄭災 秋九月魯大雩 楚靈王不修方城之內  
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遂伐徐吳  
救之楚伐吳吳敗楚於房鍾 冬十二月齊景公伐  
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燕有君矣  
十年春正月癸巳齊師次于號燕人行成二月戊午  
盟于濡燕人歸燕姬賂齊而還燕人立悼公是歲悼

公之元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晉爲杞取

魯成 秋八月衛襄公薨子靈公元立 晉反衛戚

田

十一年春石言于晉 衛靈公嘗朝晉舍于濮水之

上召師涓曰吾夜半獨聞鼓琴聲其狀似鬼神師涓  
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  
宿習之公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卽去之晉平公置酒  
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寡人得新聲請奏之平公  
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  
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昔師延與紂作樂以爲淫亂

武王伐紂師延東走抱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聞此  
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  
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 晉平公說新聲師  
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  
川之風耀德於廣遠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淫  
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  
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  
備於齊齊師侵 陳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弟招  
及過殺太子偃師立公子留爲太子公怒欲誅招招  
發兵圍公夏四月辛亥哀公自經招立留爲君使于

徵師赴于楚楚人執殺之留奔鄭秋八月招歸罪於  
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圍陳冬十一月滅陳與  
嬖袁克葬哀公楚使穿封戍爲陳公

十二年春二月楚遷許于夷 夏四月陳災

十三年春正月有星出于婺女 夏五月齊陳桓子

請老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  
寡者私與之粟陳氏始大桓子生強啓是爲武子

晉平公游于河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乎船人蓋胥  
跪而對曰劔出于越珠出江海玉出崑山無足而至  
者君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耳公曰吾食

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莫食不足朝收市賦可不謂之好士乎蓋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之飛不加高損之飛不加下今君食客二千人亦六翮邪亦腹背之毛毳邪 晉藏寶臺災三日三夜而止公子晏束帛而賀平公悖然作色曰天火燒國之重寶士大夫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賀何也晏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于百姓農夫藏于困庾商賈藏于篋匱今百姓乏絕而收大半之賦是以天火燒之昔桀賦歛無度殘賊海內故湯誅之皇天降災乃君之福也公

曰自今已後請藏於百姓 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牽制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本也公曰善 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伯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對曰鵲食鴛鴦食駮駮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狀似駮馬君驂駮馬乎公曰然師曠曰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歿今虎爲駮馬非君之德義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而不去公謂師曠曰吾聞伯王之主鳳下之對

曰東方有鳥名曰珂文身朱足憎鳥而愛狐君必衣  
狐裘以出朝乎公曰然師曠曰君奈何再自誣乎公  
不說異日置酒虎祁之臺布蒺藜於陛上令人召師  
曠師曠履而上堂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乎  
師曠解履刺足蒲伏刺膝仰天而嘆公起引之曰與  
叟戲叟遽憂乎對曰肉生蠱還自食也木生蠹還自  
刻也人生妖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烹藜藿人主  
堂殿不當生蒺藜公曰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  
前來月當立太子君將死矣秋七月戊子平旦公謂師  
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未到

平公薨子昭公夷立 魯伐莒取鄭 冬十二月宋

平公薨子元公佐立

十四年春三月丙申楚靈王享蔡靈公於申醉而執

之夏四月丁巳殺之使公子棄疾圍蔡冬十一月滅

蔡用隱太子于岡山 十二月楚城陳蔡不羹靈王

問於范無宇曰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

之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國為大城未有利者昔魯有

弁費弱襄公晉有曲沃納齊師秦有徵衙難桓景夫

制城邑若體性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邊境國之

尾也而不能掉臣亦懼之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



右尹子革曰知天必知民是言可以懼哉 初楚靈  
王不君其臣箴諫不入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  
陂漢以象帝舜與五舉升章華臺曰臺美夫對曰國  
君服寵以爲美不聞以土木崇高彫鏤爲美今君爲  
此臺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  
留之臣不知其美也楚其殆矣 是歲龍門赤三里  
十五年春齊高偃納北燕簡公于唐 三月鄭簡公  
薨子定公寧立 秋八月壬午晉滅肥以肥子絲臬  
歸 冬十月楚圍徐以懼吳 晉伐鮮虞 楚靈王  
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

諫對曰用之寔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凡百箴諫  
吾盡聞之矣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君未及  
武丁而惡規諫不亦難乎齊桓晉文不敢淫逸近臣  
諫遠臣詢輿人誦以自誥也君欲自逸臣懼民之不  
信也遂趨而退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

十六年夏楚靈王在乾谿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  
叛王王弟蔡公棄疾殺太子祿立其兄比爲王使觀  
從至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  
者遷之王衆皆潰王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三  
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予不食三日矣涓人趨

而進曰新王下法有敢饗王從王者罪及三族王枕  
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撲而去之王覺而無  
見也匍匐將入於棘闡棘闡不納遂飢不能起芋尹  
無宇之子申亥曰吾其從王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  
奉之以歸五月癸亥王縊申亥土埋之其室是時楚  
國雖已立比爲王不聞靈王歿畏其復來國人每夜  
驚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王  
至矣國人愈驚棄疾使蔓成然告比及其弟令尹子  
晳曰君早自圖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  
自殺丙辰棄疾卽位改名熊居是爲平王葬比于訾

謂之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取而葬之以靖  
國人佗年辛丑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平王以詐  
弑兩王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修政  
教存恤國中復立陳蔡之後 秋七月晉將合諸侯  
于平丘八月邾莒愬魯于晉甲戌同盟于平丘魯昭  
公弗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必失  
諸侯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不恭使上  
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晉必患我誰爲之貳  
子服惠伯曰椒旣言矣敢逃難乎請從晉人執平子  
晉侵鮮虞 楚求故陳哀公悼太子偃師之子吳

於晉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故蔡靈公隱太子有之子  
廬立爲蔡侯是爲平公 冬十月吳取楚州來 魯  
子服惠伯見晉韓宣子曰晉爲盟主主信也盟而棄  
魯信抑闕矣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宣子乃  
歸平子 是歲燕悼公薨共公立

十七年秋八月莒著丘公薨子郊公狂立國人弗順  
冬十二月蒲餘侯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  
逆著丘公之弟庫與於齊而立之是爲共公昔柱厲  
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則食菱  
芡冬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將往歛之其及

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死而弗往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所以激君人之行而厲人臣之節也或云邾公卽敖公或曰非也 晉叔魚爲贊理納雍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殺叔魚及雍子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以回鬻國之中絕親以買直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叔魚叔向母弟羊舌鮒也叔魚之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屨也必以賄死遂不視 叔向嘗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

其實叔向曰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  
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之歿吾  
蔑與比而事君昔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  
之無不可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  
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亡君別也  
是歲曹武公薨子平公須立

十八年秋八月晉中行穆子伐鮮虞圍鼓餽聞倫曰  
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夫而鼓可得穆子弗  
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得鼓君奚爲弗使

穆子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下之可勿賞乎賞之  
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晉國將舍仁而爲佞雖得鼓焉  
用之鼓人請以城叛穆子不受曰守而二心姦之大  
者賞善罰姦國之憲法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  
之賞大姦而教吾邊鄙貳也令軍吏呼城傲將攻未  
傳而鼓降以鼓子苑支來旣獻而反之 初晉董叔  
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他  
日董祁愬於范獻子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叔向過  
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旣繫矣求援旣援  
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晉趙簡子鞅曰魯孟獻子



有鬪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  
胙也待交梓可也鞅景子成之子也 是歲吳王夷  
昧薨欲授國於季札季札讓逃去吳人曰先王有命  
兄卒弟代必致季子今季子逃位則王夷昧後立其  
子當代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

劉恕曰世本曰夷昧生光而及僚服虔曰夷昧生  
光而廢之夷昧卒庶兄僚代立光曰我王嗣也班  
固曰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史記  
不同未詳孰是

十九年春正月齊伐徐 晉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

蠻氏既而復立其子 秋八月晉昭公薨于頃公去

疾立六卿彊公室卑 九月魯大雩 鄭大旱

二十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是時晉楚彊盛

威服諸戎自輟轅之東在河南山北者其種滋廣號

曰陰戎與陸渾伊洛戎事晉而蠻氏從楚至是陸渾

叛晉秋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陸渾子

奔楚其後楚執蠻氏盡囚其人 冬有星孛于大辰

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吳大敗楚

二十一年春三月曹平公薨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火 六月邾襲鄆入

之鄙妘姓子爵 冬楚遷許于析 是歲周景王將  
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之爲  
母權子若不堪重則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爲子權  
母小大利之今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絕  
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竭無日矣王弗  
聽 燕共公薨平公立

二十二年春二月宋伐邾圍蟲三月取之 夏許悼  
公瘞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薨止奔晉悼公子斯  
立 楚爲舟師伐濮 初楚平王使伍舉之子奢爲  
太子建師費無極爲少師無極不忠於太子無寵常

譏惡太子王使無極為太子娶婦於秦無極馳歸報  
 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更為太子取婦平王聽之  
 太子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疏建無極去太子而  
 事平王言於王曰晉近諸夏所以伯楚僻遠故不能  
 與之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  
 得天下也王說從之使建居城父 秋齊伐莒入紀  
 共公出奔 冬楚取吳州來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  
 之外洧淵

二十三年春二月楚費無極日夜言太子短於平王  
 伍奢游人於王側言太子仁勇得民心王以告無極

無極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自居城父內  
撫百姓外約諸侯其事已構平王召伍奢考責之奢  
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之親王囚奢使城父司馬  
奮揚殺太子三月太子奔宋無極曰奢二子皆賢不  
殺爲楚國患王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歿奢  
曰尚之爲人廉歿節慈孝而仁聞召免父必不顧其  
歿而至員知而好謀勇而矜功剛戾忍詢能成大事  
知來必歿必不來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女父伍  
尚欲往員曰至則父子俱歿而讐不得報不如奔佗  
國借力以雪父恥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然恨父

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爲天下笑謂員曰  
女能報讐我將歸歿尚旣就執員彎弓屬矢將射使  
者使者不敢逼員遂出亡奢聞員不來曰楚國君臣  
且苦兵矣王殺奢與尚員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道  
逢其及申包胥員曰吾將復楚以雪父兄之恥申包  
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員至宋宋有華氏之亂與  
建奔鄭鄭人甚善之建又適晉晉頃公曰鄭信太子  
太子能爲內應我攻其外滅鄭必矣許以鄭封太子  
太子還鄭事未成從者知其謀而告之鄭定公與子  
產誅建員懼與建子勝俱奔吳到昭關吏欲執之員

與勝步走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上一漁父乘船  
知其急而渡之員既絕渡漁父視則有飢色以麥飯  
鮑魚羹盎漿食之員問其名族不肯告解劍與之曰  
此直千金父曰楚國之法得伍子胥者爵執珪祿萬  
擔金千鎰豈徒千金劍耶不受子胥員字也將去誠  
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曰諾員行數步  
顧視漁父覆船自沈於水中員奔至吳說王僚以伐  
楚之利公子光曰子胥父兄僂於楚欲自報讐未見  
其利員知光有佗志未可說以外事求勇士堂邑鱗  
設諸見之光光喜乃客員員退而與勝耕於野以待

罇設諸之事光者王諸樊子也曰以兄弟次耶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常陰納謀臣賢士欲襲王僚是歲鄭子產卒蔡平公薨太子朱立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古之神瞽考中聲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王又爲之大林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



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  
聲越遠非平也非宗官之所司也無益於教而離民  
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卒鑄大鐘

二十四年春鐘成伶人告和伶州鳩曰上作器民備  
樂之則爲和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王  
曰爾老耄矣何知及王崩鐘不和 夏晉士鞅聘於  
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鞅  
歸戒其所知曰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  
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况君子之學乎 宋少司馬  
華驅劫其父司馬費遂而召亡人以南里叛 秋七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  
丙寅齊師宋師敗吳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  
元公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晉齊衛救宋大敗華氏  
圍南里 楚費無極取貨於蔡侯朱叔父隱太子之  
子東國而謂蔡人曰楚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必圍  
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是爲悼侯 鼓叛晉  
二十五年春二月甲子齊伐莒莒敗齊于壽餘景公  
伐莒莒子行成 楚使遠越告于宋請出華氏宋人  
從之己巳華疆華登等出奔楚 景王長庶子朝有  
寵於王欲立之夏四月乙丑王崩子猛立 六月晉

襲鼓滅之以鼓子苑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  
從鼓子之臣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  
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  
賴於鼓中行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對曰臣委質於  
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敢卽  
私利以煩司寇穆子嘆而謂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  
有是臣也乃使行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  
沙釐相之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作亂敗奔京 冬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周人謚曰悼王己丑猛母弟  
敬王旬卽位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七終

燕化國書館  
Wenhua library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八

宋 京兆萬年劉 恕 編集

周紀六

起 玄默 敦 辨 盡 屠 維 作 噩 凡 二 十 八 年

敬王上

元年夏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唐寅王如劉甲午  
子朝入于王城 莒共公虐國人逐之 秋七月奔  
魯 齊人納郊公于莒 吳伐楚州來戊辰晦及楚  
胡沈陳許蔡頓戰于雞父楚師大奔獲胡子髡沈子  
逞胡姬姓 八月丁酉周南宮極震 冬十月甲申  
吳入郢楚司馬達越追之不及縊於遠溼 是歲蔡

通鑑文系卷六  
悼侯薨弟昭侯申立

二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魯大雩

冬十月楚平王爲舟師以略吳疆及圍陽而還初吳  
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兩女子爭桑兩家交怒  
相攻屠卑梁人家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殺  
其老弱楚王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亦發兵滅鍾  
離居巢 是歲杞平公薨子悼公成立 魯孟僖子  
病且歿誠其子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年少好禮其  
達者歟吾沒若必師之僖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  
學禮焉孔子年三十五矣長九尺六寸而貧且賤嘗

爲季氏史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

三年夏魯有鸛鶴來巢 秋魯再雩 九月戊戌魯

昭公伐季孫意如季氏與叔孫氏孟氏三家共伐公

公出奔巳亥遜于齊次于陽州 十一月巳亥宋元

公薨太子景公纘立 十二月庚辰齊圍魯鄆

四年春正月庚申齊取鄆三月處魯昭公于鄆 夏

齊圍魯成 秋七月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 九月

楚平王薨太子昭王軫立伍子胥聞之曰吾志不悉

矣坐泣於室 冬十一月辛酉克鞏逐王子朝朝奔

楚癸酉敬王入于成周自是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

東周 十二月齊有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晏嬰曰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齊嘗大饑餓者相牽而趨田氏不聞不生周秦之民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往歸田子乎民歌舞之矣後世陳氏不亡國其國也公泫然出涕曰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近賢而遠不肖治煩亂而緩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雖十田氏其如君何羣臣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撓奪誅戮如仇讐字又將出彗



星何懼乎公使伯常騫穰之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何禳而去也是時景公繕治宮室好聲色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晉嘗伐齊阿鄆燕侵河上敗齊師晏嬰薦田穰苴景公以爲將軍扞燕晉穰苴曰臣素卑賤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賈約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日中不

通鑑卷之八 周紀六  
三  
至穰苴什表決漏入軍門申明約束夕時莊賈乃至  
穰苴責以失期斬之以徇三軍皆振慄公聞之遣使  
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問軍正曰軍中不馳馳  
者云何對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  
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遣使者還報然後  
行問士卒之疾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  
卒平分糧食晷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爭  
奮爲之赴戰晉師燕師聞之度水而解追擊之取所  
亡故境而引兵歸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景公  
與諸大夫郊迎勞師尊穰苴爲大司馬 景公嘗夜

詣晏子家晏子整衣冠立於門曰諸侯有故乎大夫  
作亂乎君何爲非時而辱之公曰酒肴絲竹願與大  
夫共之晏子曰未聞其禮不敢承命公移至司馬穰  
苴家穰苴執戈持劔於門曰諸侯有故乎大夫作亂  
乎君何爲非時而辱之公曰酒肴絲竹願與將軍共  
之穰苴曰未聞其禮不敢承命公又移於梁丘據之  
家鼓琴擊筑奉迎於門公曰無彼二子何以治吾國  
無此一臣何以樂吾身是時梁丘據子家噲導君於  
耶大夫高國鮑氏之屬害穰苴潛於景公公退之穰  
苴發病歿 景公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寡人厭禮

久矣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曰君子無禮是  
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  
多則弑其父然而不敢者禮也禮所以御民轡所以  
御馬無禮而能治國家嬰未之聞也公曰善飭射更  
席以晏子爲上客終日問禮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  
臣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歿出亡不送公曰可謂忠  
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  
身不亡臣何送焉忠臣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  
難也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命進熱食與服裘對曰  
嬰非君厨養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夫子於寡人奚

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能辨上下之宜制百官之序  
作爲辭今分布四方臣之任也自是公不以禮不見  
晏子 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曰國  
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公曰寡人有  
吾子猶心之有四支故得安佚晏子曰四支可無心  
乎公乃罷田而歸 景公起臺歲寒役者凍餒公與  
晏子飲酒而樂晏子歌曰庶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  
靡弊我若之何歌罷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爲大臺  
之役寡人將罷之 景公鑄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  
又欲爲大鐘晏子曰重斂於民民必哀斂哀爲樂不

祥公乃止。景公飲酒，晏子入，公令樂人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說爾，何爲來？」晏子曰：「嬰聞疆而無禮，禍必及身，公謝之。」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欲殺之。晏子請數其罪，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二罪也；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三罪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絕其社稷，四罪也。數畢，請公殺之。」公曰：「止，勿殺而謝之。」景公怒有罪者，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敢諫者，歿。晏子左手持其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支解人不審從何支始也？」公離席曰：「縱之。」

罪在寡人 齊大旱卜之崇在高山廣水景公欲賦  
歛以祠靈山晏子曰靈山以石爲身艸木爲髮天久  
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欲  
祠河伯晏子曰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  
雨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公避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幸而雨乎公野居暴  
露三日而大雨 景公謂晏子曰君巖曷害於治國  
家哉晏子曰君巖則下無言而暗上無聞而聾何爲  
非害乎夫治天下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  
有距而不入者哉

五年春吳王僚因楚喪而伐之使二公子圍楚潛楚  
救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欲弑王僚鱒設諸曰吳外  
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夏四月  
光享王使鱒設諸以匕首刺殺王僚左右共殺鱒設  
諸光代立是爲王闔廬拜鱒設諸之子爲客卿楚  
費無極譖卻宛於令尹子常子常殺宛初晉殺伯宗  
其子伯州犂奔楚爲太宰及靈王弑邾教殺伯州犂  
至是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齧奔吳爲太宰以謀  
楚秋九月楚子常殺費無極以說于國曹悼公  
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是歲悼公歿



於宋歸葬

六年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  
初叔向生食我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乃還  
曰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必是子也 秋晉韓  
起宣子卒魏舒獻子爲政分祁氏羊舌氏之田爲十  
縣以魏舒之子戊知盈孫徐吾韓起孫固趙勝曾孫  
朝四卿之餘子也賈辛司馬烏有力於王室司馬彌  
牟等四人以賢舉爲十縣大夫韓平子須起之子也  
是歲鄭定公薨子獻公薨立 滕悼公薨子頃公  
結立 吳王闔廬召伍子胥爲行人與謀國事 吳

王僚之子慶忌居衛集賓客養士卒謀欲報仇闔廬  
患之子胥薦要離爲人薄弱迎風則偃背風則仆而  
志氣勇決見之闔廬闔廬曰慶忌筋骨果勁十人莫  
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駟馬馳不及射之不能中子  
之力不如也要離曰安其妻子之樂而不除君患非  
勇也請君以罪逐臣殺臣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臣往  
投慶忌得近而圖之闔廬從其謀要離被桎奔衛  
慶忌納之居有間謂慶忌曰吳無道愈甚請與王子  
往奪其國慶忌許之與要離涉江中流因風勢抽戈  
擊慶忌力薄不制慶忌捽而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

投之如是者三慶忌曰舍妻子爲君忠也得來近吾  
謀也弱力敢加兵於吾勇也赦之歸於吳闔廬將厚  
賞之要離曰殺妻子以便事不仁也爲故主殺新主  
不義也粹而三八三出於江臣已辱矣伏劔而歿  
七年魯昭公自齊如晉處乾侯 秋龍見于絳郊  
八年夏六月晉頃公薨定公午立晉益弱六卿皆大  
冬十二月吳執鍾吾子遂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吳王闔廬與伍子胥伯嚭謀伐楚將軍孫武曰民勞  
未可且待之孫武齊人僻隱幽居時人莫知其能伍  
子胥薦之於闔廬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覺稱善

通鑑文系卷八 周紀六 八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泣送諸郊曰余死不女見  
矣高昭子曰齊負海而遠君愛則勿行公曰余不能  
以齊國令諸侯又不能以齊聽是生亂也吳蜂蠆也  
余恐棄毒於我遂遣之

九年夏四月薛獻公穀薨子襄公定立薛任姓黃帝  
之後奚仲爲夏車正遷于邳湯相仲虺居薛周武王  
復以其苗裔爲薛侯齊桓公之伯黜爲伯 秋吳侵  
楚潛六圍弦楚師救潛及弦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  
也 冬邾黑肱以濫奔魯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  
之

十年夏吳伐越自是越允常與吳闔廬戰而相怨伐  
秋八月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敬王遣使告晉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  
彪侯適周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沒乎欲支天之所  
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以亡其百姓十有  
四世矣單子曰萇劉其咎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將天  
以道補周若無咎必爲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劉  
氏子孫實有禍萇弘周之執數者天地之氣日月之  
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是時諸侯莫朝周  
萇弘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諸侯之不來者欲依

物怪以致諸侯而不從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韓不信伯音韓須之子簡子也 十二月己未魯昭公薨于乾侯 是歲曹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

十一年春正月晉魏獻子舒卒襄子曼多舒孫也

三月城成周三旬而畢 夏六月癸亥魯昭公之卒

至自乾侯戊辰公弟宋卽位是爲定公 冬十月有

一足鳥飛集魯定公庭翼而跳孔子曰是商羊見則

有大水俄而大霖雨 是歲蔡昭侯朝楚持美裘佩

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令尹子常欲之不

與子常纔昭侯留之楚

十二年秋楚伐吳吳潛師于巢 冬十月敗楚克巢  
十三年春二月辛卯邾莊公薨子隱公益立 秋九  
月鮮虞敗晉于平中 楚昭王嘗使王孫圉聘於晉  
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  
乎其爲寶也幾何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  
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朝夕獻善敗  
于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  
竹箭之所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此楚國  
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譁囂之美楚雖蠻夷

不能寶也。楚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倚相諷之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倣子子實不眷，聖老楚國而自安楚，其難哉！子亶曰：「老之過也。」乃驟見之。楚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可乎？」對曰：「君子違而道不從而逆，子木能違子夕之欲而去，芟薦吾子經營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於是



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周宣王時重黎之後  
失其官守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  
下地遭世之亂莫之能禦也 楚子期祀平王祭以  
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于  
舉則上下有序神求備物不求豐大聖王正端冕帥  
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  
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民之徹官百王公子弟之  
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  
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  
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

王取經入以食萬官。楚鬪且廷見令尹子常歸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不免吾見其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冬蔡昭侯獻裘佩於子常子常受之歸昭侯昭侯歸而如晉請伐楚。是歲麇入成周熊入于周。十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乃辭蔡侯。晉使蔡伐沈夏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昭侯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爲質於吳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人今果

如何對曰楚囊瓦貪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得唐  
蔡乃可闔廬從之冬吳悉興師與蔡侯唐侯伐楚選  
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陳十一月庚  
午陳于栢舉闔廬弟夫槩請戰弗許夫槩曰王已屬  
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以其部兵擊楚大敗之  
囊瓦奔鄭吳乘勝而前比至郢五戰楚五敗己卯楚  
昭王出奔唐辰吳入郢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弑  
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  
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鄖公曰事君者不為內外行  
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卑尊一也懷弗聽曰吾思父不

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報讐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此人此無天道之極。子胥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秦哀公，未許。包胥立秦庭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是歲陳惠公薨，子懷公柳立。杞悼公薨，子隱公乞立。七月，其弟過弒隱公，自立。是爲僖公。曹聲公弟露弒隱公而自立，是爲靖公。

十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越聞吳王在楚國  
空入吳吳王使別兵擊越 六月申包胥以秦師救  
楚再敗吳師 秋七月楚子期子蒲滅唐 吳夫槩  
見越秦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九月亡歸自立爲吳  
王吳敗楚于雍澨秦楚皆敗吳師又大敗吳于公壻  
之谿闔廬乃歸攻夫槩敗之夫槩奔楚冬十月楚昭  
王還入郢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 昭王之出奔  
也見藍尹亶載其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墜其  
國當君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歸又求見王欲執  
之曰臣避於成日以倣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

觀君之德也曰庶憶懼而鑒前惡乎君有國而不愛  
 臣何有於死子西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昭王歸賞始于申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  
 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  
 矣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賞及郎公之弟懷子  
 西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  
 懼矣王曰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可也 晉圍鮮  
 虞 是歲燕平公薨簡公立或云惠公 日隕于地  
 有塵入豐

十六年春鄭滅許執許男斯 二月魯侵鄭取匡

夏四月己丑吳敗楚舟師又敗楚陵師于繁楊 楚  
遷郢於都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  
亂于周鄭伐周六月晉戊周冬十二月敬王辟亂處  
于姑猶

十七年春二月齊歸魯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夏四月齊伐魯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晉  
籍秦送王入于王城

十八年春正月魯侵齊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  
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魯侵齊夏齊伐魯晉救魯 晉趙鞅使涉佗成何與

衛靈公盟於鄆澤將軟涉佗成何按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王孫商曰不如與百姓同惡之請令於國有姑姊妹者家一人質於晉百姓必怒君因反之公曰善令三日而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乃出西門閉東門而叛晉 秋晉侵鄭衛九月魯侵衛 魯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季孟氏敗陽虎虎出奔 初吳入楚召陳懷公不往是歲復召懷公至則怒其前不往留之未幾懷公卒於吳子湣公越立 曹靖公薨子陽立

十九年夏六月陽虎自魯陽關出奔齊遂自宋奔晉



趙鞅受賂厚遇之虎謂鞅曰堂上之人朝廷之吏邊境之士臣所樹主者過半今堂上之人却臣於君朝廷之吏危臣於法邊境之士劫臣於兵鞅曰惟賢者能報德不肖者不能也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子之所樹者蒺藜非桃李也陽虎常言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簡子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簡子曰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虎虎不敢爲非簡子幾至於伯秋齊伐晉是歲鄭獻公薨子聲公勝立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

通鑑文系卷八 周紀六  
秦哀公薨太子早歿謚夷公夷公子惠公立

二十年初孔子仕魯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歿之節  
行之一年四方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法以治魯何  
如孔子曰天下可矣二年爲司空別五土之性物各  
得所生之宜由司空爲大司寇夏齊景公魯定公會  
于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人歸魯鄆謹龜陰之田魯有  
父子訟者孔子同往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  
赦之季桓子不說孔子喟然嘆曰亂其教繁其刑使  
民迷惑而陷焉初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  
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

羊也木石之怪曰夔蝮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  
曰犢羊桓子嘗以粟千鍾餼孔子孔子受之而不辭  
旣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曰無乃非季孫之意乎  
孔子曰夫受人之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于一人  
豈若惠數百人哉晉趙鞅圍衛討衛之叛曰由涉  
佗成何縛涉佗而斬之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憎  
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可謂  
善謀矣是歲齊晏嬰卒景公游於萑聞之行哭而  
往以驅車爲遲下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  
於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

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齊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哉

劉恕曰世稱管晏伯者之佐攷其行事則殊別管仲才高而主於功晏子博辨而安於德爭擾則功近於伯襄世則德不能王景公尚佞而好善優柔非桓公之儔管晏性差而時異安能同道而較德哉

景公游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先言歸者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儻有治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砍之顏燭趨進撫衣而待曰桀殺關

龍逢紂殺比干臣得參此二人君奚不斫公遂歸中  
道聞國人謀不納矣

二十二年夏衛伐曹克郊 孔子言於魯定公曰三

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之城彊  
公室弱私家政化大行 是歲薛襄公薨子比立

二十三年春齊衛伐晉 秋七月晉范昭子士吉射

中行文子荀寅攻趙簡子鞅鞅奔晉陽冬十一月晉

定公伐范氏中行氏敗之奔朝歌韓簡子魏襄子以

趙氏爲請十二月趙鞅入于絳下邑之役董安于多

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爲

名命稱於前世立義於諸侯而主弗志臣之壯也者  
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臣之長也端委鞞帶以  
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女與  
余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簡子有兩  
白騾甚愛之廣門之官夜款門曰主君之臣陽城胥  
渠有疾醫曰不得白騾肝則死董安于愠曰期吾君  
騾請卽刑焉簡子曰殺人而活畜非仁者也召庖人  
殺白騾取肝以與胥渠無幾簡子興兵攻翟廣門之  
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董安于  
爲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百仞如牆問其旁鄉

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  
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牛馬犬彘嘗有  
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安于喟然太息曰使吾法無  
赦猶入澗必死則人莫敢犯也何爲不治 簡子嘗  
將兵攻衛及戰遠立又居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  
不起簡子嘆曰士之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胄橫  
戈而進曰亦君不能耳昔獻公卽位五年兼國十九  
用此士也惠公淫色暴慢秦人襲我遜去絳十七里  
用此士也文公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定天  
子之位用此士也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矢石之

通鑑外紀卷八 周紀六  
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簡子曰吾得革車千乘不如  
聞燭過之一言 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嘆曰  
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吾恐  
隣國貪養賢以獵吾也 是歲薛弒其君比惠公夷  
立 越允常薨子句踐立始稱王

二十四年春二月楚滅頓 夏吳王闔廬聞越允常  
死乃與師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于檣李吳師大敗  
闔廬傷指軍却闔廬病傷歿子夫差立 秋衛靈公  
太子蒯聵欲殺公夫人南子不克太子奔宋 衛靈  
公嘗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



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民衣弊不補履  
決不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曰  
德歸宛春怨歸君矣公曰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  
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非寡人  
之善與 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  
衣從風仲叔敖諫曰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  
百姓乖離內寵太盛桀紂所以亡也公再拜曰寡人  
過矣出宮女數百人百姓大說靈公夜聞車聲辘轳  
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遽伯玉也公曰何  
以知之夫人曰禮下公門式路馬伯玉敬於事上必

不以闇昧廢禮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冬十二月  
晉敗鄭 是歲孔子由魯司寇攝行相事其初魯人  
謗誦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無郵三  
月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  
衣惠我無私齊人聞孔子爲政懼魯必伯乃遣魯定  
公女樂文馬定公終日游觀怠於政事孔子遂行  
劉恕曰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  
其與之三年又誦之曰子產而歿誰其嗣之及作  
丘賦國人又謗之孔子爲司空司寇得政已數年  
攝行相事民謗誦之三月而後誦之彼一賢一聖

猶得民若此之難也後之爲政一日而見善惡者  
興於愛憎之口或出於狡獪之吏因諛詐以惑衆  
聽非至當之論也

初吳子伐越墮會稽獲大骨吳使使聘魯執骨問於  
仲尼對曰昔禹戮防風氏其骨節專車客曰防風何  
守仲尼曰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今爲大  
人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二十五年春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壬申魯定公薨  
子哀公將立 吳王夫差任伯嚭習戰射常以報越  
爲志

二十六年春楚圍蔡 越王勾踐欲先吳未發往伐  
之大夫南陽范蠡少伯諫曰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  
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  
而創爲之始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曰吾已斷之矣  
遂興師伐吳吳王夫差亦興師敗越于夫椒遂入越  
句踐以餘兵五千人棲于會稽之上勾踐喟然歎曰  
吾終於此乎大夫南郢文種少禽曰湯繫夏臺文王  
囚羑里何遽不爲福乎句踐執其手而與之謀又召  
范蠡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對曰卑辭尊禮玩  
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身與之市文種曰吳之

與越唯天所授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越王命諸稽郢  
行成於吳曰勾踐申禍無良重得罪於下執事越固  
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寇令勾  
踐請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又使文  
種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其下臣種不敢徹  
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師徒不足以辱君願以  
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  
大夫士女女於士寶器畢從吳不許文種來而復往  
曰請委管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夫差告諸大  
夫曰孤有大志於齊將許越成伍子胥諫曰吳越仇

讐敵戰之國也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無及勾踐  
聞之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文種止之曰吳太  
宰嚭貪可誘以利乃飾美女八人納之於嚭曰苟赦  
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嚭諫吳王曰古之  
伐國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伍子胥曰越非  
實中心好吳又非懾畏吾兵甲之疆也大夫種勇而  
善謀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吳王曰大  
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乃許之成三月將  
盟勾踐使諸稽郢辭曰君王舍甲兵之威重於鬼神  
以自輕也吳王許之荒成不盟勾踐說於國人曰寡

人不知力之不足與大國執讐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勾踐置膽於坐坐臥則仰膽飲食亦嘗膽曰女忘會稽之恥耶乃苦身焦思折節下賢食不加肉衣不重采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塋歿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勾踐曰蠡爲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王曰諾令文種守於國與范蠡宦士三百人入官於吳親爲夫差前馬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入春秋

之貢職禮甚卑辭甚服 秋八月吳侵陳 齊衛魯  
鮮虞伐晉取棘蒲 楚子西歎於朝藍尹亶問之子  
西曰闔廬能敗吾師吾聞其嗣又甚焉對曰闔廬口  
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色身不懷安是故得  
民以濟其志今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  
翳諫先自敗也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二十七年春魯伐邾邾賂以漵沂之田 夏衛靈公  
薨立太子蒯聩之子輒是爲出公六月乙酉晉趙鞅  
納蒯聩于戚 秋八月晉敗鄭 冬吳遷蔡于州來  
是歲燕簡公薨子獻公立



二十八年春齊衛圍戚夏五月魯司鐸火火踰公  
宮桓僖災周劉氏晉范氏世爲昏姻莒弘事劉文  
公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周殺萇弘是歲秦惠公  
薨子悼公立晉趙簡子曰晉有寶鳴犢舜華魯有  
孔子吾殺此三人天下可圖也乃召鳴犢舜華而任  
之以政使人聘孔子孔子行及河聞殺鳴犢舜華回  
輿而還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旣墜吾將  
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  
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  
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鄴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

通鑑文系卷八 周紀六 三  
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遂反於衛復行  
如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殛楛矢貫之石罅其長尺  
有咫陳潛公使人問於仲尼對曰昔武王克商分陳  
以肅慎氏之矢使求之金檀果得之 孔子常使宰  
予使楚昭王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貴義  
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  
吝心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若夫觀目之麗  
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無以此爲  
也王曰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  
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

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今  
乃知孔子之德大矣 魯公父文伯之母敬姜季康  
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閭  
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釋纆  
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男女之禮 敬姜如  
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及寢門弗應而入康  
子入見曰肥也罪乎對曰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  
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  
外朝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  
敢言也 康子問於敬姜曰肥願有聞於王對曰吾

通鑑卷之六 周紀六  
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古之  
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婦學於舅姑者也 敬姜  
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賦綠衣之三章師亥聞之曰男  
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今詩以合室  
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  
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忤季孫之怨也以歎  
爲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  
未之聞也居吾語汝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  
淫淫則忘善而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  
民嚮義勞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王后至于庶士以下

之妻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爾今日胡不自  
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  
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文伯飲南宮敬叔酒  
以露睹父爲客羞鼈小睹父怒遂出文伯之母怒曰  
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  
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公父文伯  
卒其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戒其妾曰好內女死  
之好外士歿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請無  
瘠色無洵涕無指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  
靜是昭吾子也室人有從歿者二人其母怒而不哭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八終  
曰於長者薄而婦人厚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  
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女知莫若婦男知莫  
若夫欲明其子之令德知也夫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八終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九

宋 京兆萬年劉 恕 編集

周紀七

起上章闕茂盡闕  
逢困敦凡十五年

敬王下

二十九年春蔡昭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令賊  
利殺昭侯誅賊利以解過昭侯子成侯朔立 夏楚  
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 冬十一月齊伐  
晉取邢任欒郟逆時陰人孟壺口 是歲滕頃公薨  
于隱公虞母立 越王句踐在吳三年夫差遣之句  
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禦兒東至鄞西至姑蔑廣運

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范蠡曰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知天地之恆制乃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係教以須之 計然南游於越范蠡卑身師事之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蔡丘濮上人其先晉國亡公子也研狀貌似不及人博學無所不通明陰陽曆數尤善計筭不肯自顯於諸侯其言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見矣故早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夫糶



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  
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  
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  
則反貴財幣欲其行如流水推此類而修之十年國  
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  
國

三十年春晉范吉射中行寅自栢人出奔齊寅將亡  
召其祝而欲加罪焉曰犧牲不肥澤耶齋戒不敬耶  
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  
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猶患不足

夫舟車飾則賦歛厚而民怨謗詛矣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則詛亦有損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中行子大漸 中行寅過邑從者曰此晉夫公之故人奚不休舍以待後車寅曰吾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寅後車二乘獻之晉君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之良臣史黯曰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

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爲  
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立於外歿而後止何曰  
以來若來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過矣 簡子歎  
曰雀雉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犇曰  
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  
令不哀年之不登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  
令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畝畝之勤人之化  
也何日之有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尊  
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  
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

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讐之怨讎並作雖欲無亡得乎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若見之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昭余讎也郵無正曰吾子嗣位有先主文子之典刑景子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以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尹鐸與郵無正有怨以其賞如無正曰子免吾歿敢不

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 簡子田  
于螻史黯以犬待于門曰欲試之茲囿簡子曰何爲  
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聞臣  
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簡子之右少室周聞牛談有  
力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周爲宰曰知賢  
而讓可以訓矣 簡子問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愈  
壯馳茲拜而賀簡子曰何賀也對曰國家將興君子  
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  
及小人又求賢人是以賀也

劉恕曰德義生於不足驕怠出於滿假自賢自伐

通鑑外紀卷九 周紀十一 四  
以行爲足也矜誇陵人以功爲足也士則曰道業  
克矣而善日喪農則曰耕耘至矣而田疇荒工則  
曰伎巧高矣而繩墨拙商則曰財用盈矣而資產  
匱有生之害莫大於足也老子之言曰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指名與貨貨可足也名不可止也君子  
進德而未嘗足小人志小而安乎止獨善之言不  
可以訓

簡子之中牟宰佛肸畔置鼎於庭曰與我者受邑不  
從者烹田基曰義歟不避斧鉞之誅義窮不受軒冕  
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義而烹寒衣將就

鼎佛臍止之簡子屠中牟論有功者以田基爲始基  
曰一人舉而萬夫俛首知者不爲也賞一人以慙萬  
夫義者不取也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以爲  
司馬 趙簡子之臣尹綽却厥簡子曰綽不愛我諫  
於顯厥愛我諫於隱綽曰厥愛君之醜不愛君之過  
綽愛君之過不愛君之醜不質君於衆恐君之不變  
化也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諫不面譽可謂至忠矣  
夏晉趙鞅伐衛 齊景公四望而嘆曰先君桓公  
車八百乘而伯諸侯今我長轂千乘而功不及得無  
管仲乎弦章曰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

故有管仲今桓公若在車下之人盡爲管仲矣景公  
大慚 景公飲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  
口公作色太息謂弦章曰自吾失晏子未嘗聞過今  
射出質而衆乃唱善弦章曰君好之臣服之君嗜之  
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君其猶有  
諂人之言乎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章章曰晏子  
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  
順諂諛以干利也固辭不受 子貢問於孔子曰三  
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齊景  
公奢乎臺榭淫于苑囿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



故告之曰政在節用葉都大而國小民有離心故告  
葉公曰附近而來遠魯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  
君外鄣距賓客以蔽其明故告之曰政在諭臣察此  
三者可同哉齊景公寵芮姬生子荼荼少母賤無行  
諸大夫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惡言嗣  
事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公病命國夏高張立荼  
爲太子逐羣公子於萊秋公薨荼立冬十月羣公子  
奔魯

三十一年春晉伐鮮虞 吳伐陳楚救陳 夏六月  
戊辰齊陳僖子乞及鮑牧逐國夏高張陳乞武子強

啓子也 初楚昭王之理石渚公正好義廷有殺人者渚追之乃其父也縱之而反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渚曰以父立政非孝子也廢法縱罪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不受令而自刎 昭王嘗出游留夫人姜氏於漸臺之上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夫人曰王召宮人必以符使者忘持符來妾不敢從妾聞貞女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節而已不敢奔約越義而求生大水至而死號曰貞姜 先是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秋七月楚昭王在城

父將救陳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師今得  
以天壽終孤之幸也命其弟公子申及結爲王皆讓  
不可又命次弟公子閻五讓乃許之將戰王有疾庚  
寅攻大冥薨于城父公子閻曰王病甚而舍其子臣  
所以許王廣王意也今王卒臣敢忘乎乃與子西子  
期謀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爲惠  
王 八月齊陳乞使人之魯召景公子陽生夜至於  
齊冬十月丁卯立之是爲悼公使朱毛遷其君荼于  
駘殺諸野幕之下謂之安孺子

三十二年春宋侵鄭 晉侵衛 秋魯伐邾入之執

邾隱公以歸 宋圍曹冬鄭救曹侵宋

三十三年春宋滅曹執曹伯陽以歸殺之 三月吳

伐魯 夏五月齊伐魯取讎及闡 六月魯歸邾隱

公公無道吳討之囚諸樓臺使諸大夫奉太子革爲

政 秋魯及齊平九月齊問丘明如魯莅盟子服景

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

笑吾子之大也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

在昔先民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滿之甚也

十二月齊歸魯讎及闡 杞僖公薨子湣公維立

是歲晉有豕人言

三十四年春鄭圍宋雍丘宋圍鄭師二月甲戌取之  
夏楚伐陳 宋伐鄭 是歲越王句踐謂范蠡曰  
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吾欲與子謀之對曰得時  
不成反受其殃王無蚤圖

三十五年春邾隱公奔魯遂奔齊吳魯邾邾伐齊  
齊鮑牧弒悼公吳王夫差帥舟師將自海入討齊齊  
人敗之吳師還夏晉伐齊取犁及轅齊人立悼公子  
壬是爲簡公 越王獻美女西施鄭且于吳夫差納  
之伍子胥諫曰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聚敢死之  
士數萬人必爲吳隙夫差不聽 初闔廬起臺於姑

通鑑卷之九十一 周系十一  
蘇山去國三十五里春夏游焉夫差高而飾之三年  
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  
千人別立春宵宮爲長夜飲造千石酒鐘作天池池  
中作青龍舟舟中盛陳妓樂日與西施爲水嬉宮中  
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皆珠玉飾之  
秋夫差復倣師將伐齊伍子胥曰天命有反越王戚  
然服士以伺吾間而王以齊魯爲憂越將有吳土今  
王罷民於姑蘇都鄙薦饑吳民離矣王不聽越王句  
踐拊循其士民欲以報吳大夫逢同日吳兵加齊晉  
怨深於楚越德少而功多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

晉以厚吳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問范蠡  
曰吳王淫於樂而忘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  
憎輔遠弼上下相偷其可乎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  
也王姑待之 冬楚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是歲  
薛惠公薨

三十六年春齊國書高無平帥師伐魯仲尼在衛聞  
之謂弟子曰魯父母之國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子  
張子由請出孔子皆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至齊  
說田恒曰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破魯  
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

則交日䟽於主求以成大事難矣不如伐吳伐吳不勝人民外死大臣內空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恒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使吳令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恒許之子貢南說吳王曰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伐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夫救魯顯名也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吳王曰吾嘗與越戰越王有報我心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



齊威加晉國諸侯相帥而朝吳伯業成矣王必惡越  
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吳王大說使子貢之越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  
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  
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  
句踐頓首再拜曰孤不料力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  
骨髓日夜欲與吳王接踵而歿子貢曰吳王猛暴羣  
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百姓怨上今王發士卒佐之  
以徼其志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  
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

通鑑文系卷九十一 周系十一  
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矣  
越王許諾子貢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  
越王大恐曰抵罪於吳賴大王之賜死不敢忘何謀  
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  
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竊聞大  
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  
被堅執銳先受矢石因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  
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說太宰嚭  
數受越重寶厚賂日夜言於吳王愛信越殊甚伍子  
胥諫曰齊之與吳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

能處得其民不能使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  
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王信越浮詞  
詐僞而貪齊後將悔之太宰嚭曰君王之令不行於  
上國者齊晉也王勝齊而以兵臨晉是一舉而服兩  
國也子胥曰王戰而勝天亾吳矣不勝猶未也王不  
聽子貢勸王許越師而辭其君吳王乃謝越王夏發  
兵及魯伐齊子貢因之晉謂定公曰吳與齊將戰勝  
必以兵臨晉定公大恐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定  
公許諾田恒成子僖子乞之子也

劉恕曰司馬遷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

伯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亾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脩兵休卒安能彊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彊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爲是而存亾遷之言華而少實哉

五月吳克齊博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吳王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曰大夫國子與其衆庶犯獵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罪則何以使下國勝夫差歸而讓子胥子胥曰王無喜越大饑范蠡曰此越之福吳

之禍也吳國甚富王年少政驕好名而不思後患王  
重幣卑詞請糴以卜之食可得則王何患焉乃請於  
吳吳王將與之子胥諫曰越非國貧民困伺王間也  
夫狐雉之相戲狐卑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志而雉必  
死夫饑代事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不如勿與而  
伐之吳王曰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  
也雖得十越吾且不爲貸之粟萬石越人私喜太宰  
嚭數與子胥爭越議與逢同共讒之王使子胥於齊  
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汝與吾俱亾  
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太宰嚭謂王

曰子胥爲人剛暴猜賊恐爲深禍王伐齊有大功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起禍不難王不可不備其使齊也屬子於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先王謀臣常怏怏不見用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先王刈殺四方之蓬蒿立名於荆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撓亂百度妖孽吳國子胥對曰王播棄黎老而近孩童比謀若不得志於齊覺寤王心吳國猶世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見王爲越之擒員請先歿乃仰天歎曰嗟

乎讒臣詬爲亂王反誅我我今若父伯若未立時諸  
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若旣得立欲分吳國  
予我今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  
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抉吾目縣吳東門以觀越之  
滅吳也乃自到死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見也取子  
胥尸盛以鴟鵂投之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命曰  
胥山越王謂范蠡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今申胥  
驟諫王怒而殺之其可乎對曰天地未形而先爲之  
征其事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 初孔子去魯適  
衛曹宋鄭陳蔡楚諸國反乎衛冉求言於季康子曰

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於求治猶却步而求及前人  
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資鄰國難以言知  
康子以告哀公公從之冬以重幣召之孔子乃歸年  
六十九矣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  
尼不對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  
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先  
王以爲足若欲犯法又何訪焉弗聽魯哀公問於  
孔子曰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何也對曰  
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故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今  
羣臣無不一辭同乎季孫者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



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崒崒其阪，仁道有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霑潺湲。於是周室微而詩書闕，禮樂廢，乃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去詩之重複，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皆弦歌之，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追迹三代之禮，禮樂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孔子論詩，至正月之六章，矍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

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子夏讀書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爲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焉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可以忘死生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闕其門未入其中顏回曰何謂也孔子曰丘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而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六

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  
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  
觀美魯人顏回子淵閔損子騫冉耕伯牛冉雍仲弓  
宰予子我冉求子有曾參子輿澹臺滅明子羽宓不  
齊子賤樊須子遲有若子有公伯僚子周公西赤子  
華公冶長子長南宮适子容衛人端木賜子貢仲由  
子路卜商子夏吳人言偃子游陳人顓孫師子張巫  
馬施子期陳亢子禽齊人高柴子高宋人原憲子思  
司馬耕子牛蔡人漆雕開子若等異能之士七十二  
人其餘受業者三千人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

之門何雜也對曰隱括之旁多在木良醫之門多病者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是以來者不止也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竝世老子楚苦縣人在孕八十一歲剖母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又有老聃之號周守藏室之史也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孔子嘗適周問禮焉老子見周衰迺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老子乃著上下篇言

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老子百六十  
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世之學老  
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蓋道不同不相爲謀  
孔子沒後百餘年而周大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卽  
老子或曰非也常縱有疾老子問焉曰先生疾甚矣  
無遺教以語弟子乎縱張其口曰吾舌存乎老子曰  
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舌以  
其柔齒以其剛縱曰天下之事盡矣無以復語子  
老萊子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 孔子閒處  
喟然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定矣子路曰其

爲人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  
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有道又誰下哉  
孔子曰以衆攻寡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周  
公制天下之政而下士豈無道哉欲得士也 成回  
學於子路三年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人比於  
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爲善者少而讒者多若身  
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恭敬  
以待天命子路曰君子哉 是歲洛絕于周淇絕于

舊衛 滕隱公薨

三十七年春魯用田賦自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

蒐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  
王道秋衛出公會吳于郟吳王囚之說者冠蓋相望  
而弗能止魯哀公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謂仲尼曰  
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吾欲  
免衛君而不能仲尼請子貢行至吳見太宰嚭嚭說  
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也且衛君之來其  
半曰不若朝晉其半曰不若朝吳衛君以吳可歸故  
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  
朝晉者而罰言朝吳者也諸侯以爲耆龜則皆移心  
於晉矣子欲成伯王之業難乎嚭入復之於王王出

令曰十日而遣衛君不具者死衛出公怨吳王曾從  
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  
因為君刺之出公曰子非義士為利者也吳疆而富  
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  
之 九月宋伐鄭取錫遂圍岳冬十二月鄭救岳丙  
申圍宋師 魯螽 越王句踐召范蠡問曰吳稻蟹  
不遺種其可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怒曰  
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  
以人事何也對曰人事與天地相參乃可成功今禍  
新民恐將同其力致其死王其馳騁弋獵無至禽荒



官中之樂無至酒荒彼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望  
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吳王夫  
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  
屬之濟將會于黃池

三十八年春鄭取宋師于岳 吳欲伯中國以尊周  
室夏單平公會晉定公吳夫差魯哀公于黃池 越  
王句踐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所織則不  
衣十年不收於國民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  
夫差恥吾君請報之句踐辭曰寡人之罪也無庸戰  
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猶父母也敢不盡

通鑑文系卷九 周紀七  
力乎句踐許之致其衆而誓之曰進則思賞退則思刑者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耻者有常刑國人皆勸曰孰是吾君也可無死乎六月丙子越伐吳命范蠡后庸帥師泝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句踐帥中軍泝江襲吳入其郛焚姑蘇徙其大舟吳晉爭長未成邊遽至以越亂告吳王懼天下聞而秘之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道路修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洛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勵士以奮其朋勢彼將不戰而先我吳王許諾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服兵擐甲帶甲三萬

去晉軍一里昧明三軍皆譁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令  
董褐請事曰大國越錄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  
吳王親對之曰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  
不可會日薄矣恐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  
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還告趙鞅曰吳王之  
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歿大則越入吳將毒不  
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乃令  
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旣卑諸侯大夫失禮於  
天子今君王東海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  
之况蠻荆何有於周室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

王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  
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就幕而會吳公先軟  
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爲已害命  
王孫洛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焚其北郭  
夫差使王孫荀告勞于周曰昔楚爲不道不共承王  
事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今齊侯壬不鑑于楚夫差  
遵汶伐博克有成事敢告於下執事周王答曰周室  
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恤今伯父曰  
勦力同德余一人兼受介福吳王欲伐宋太宰嚭曰  
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亾太子內空王居

外人士皆罷散冬厚幣與越平越自度亦未能滅吳  
乃與吳平 是歲許元公成薨子結立元公悼公孫  
也

三十九年春魯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乃因  
史記而作春秋約其文辭以繩當世 魯哀公問孔  
子曰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損人益己身之  
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  
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  
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 孔子閒  
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

通鑑外紀卷九 周紀七 三  
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安知吾志對曰  
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是謂不肖伋所以恐而不解也夫子欣然笑曰吾無  
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孔子娶於宋并官氏生子  
鯉字伯魚先孔子卒伋字子思伯魚子也 小邾射  
以句繹奔魯 齊田恒與隰斯登靈臺觀望三面皆  
暢獨南面以隰子之家樹蔽之田恒不言而欲去之  
隰子知其意歸使人伐樹俄復止之其相室曰何變  
之速乎隰子曰古者以愚全身今田子將有大事而  
我知其微禍莫大焉夏四月田恒執簡公于舒州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莒郊公狂薨 六月甲午  
齊田恒弑簡公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田恒與國人  
盟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佗人曰不盟是殺吾親也從  
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  
暴人不得全義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而死田恒  
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以我為知乎臣  
弑君而從之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  
也以我為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我不  
此三者何補於子有此三者終不從子乃舍之恒相  
平公懼諸侯以弑君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

四卿南通吳越脩功行賞以親百姓恒言於平公曰  
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  
數年齊國之政皆歸恒恒盡誅大臣不附已及公族  
之彊者割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地大於齊選  
女子七尺以上百餘人爲後宮賓客舍人出入者不  
禁生七十餘男 秋晉伐衛 冬有孛星 魯饑  
是歲晉城頓丘

四十年夏五月鄭伐宋 秋八月魯大雩 晉伐衛

冬晉伐鄭 衛蒯聵自戚入于衛孔悝立之是爲

莊公出公奔魯



四十一年夏四月孔子卒年七十四

劉恕曰包犧以來聖王興利知者創物生民日用資而仰之然其祠冢苗裔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宗奉歷千餘年未有如孔子之盛者豈非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教雖蠻貊之邦不可斯須捨乎劉向日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

魯季康子問子貢曰昔子產死鄭人捨珠珮琴瑟不御牧童不歌巷哭三日孔子死魯人不能如是何也對曰子產之於夫子如浸水之與天雨浸水所及則

生不及則歿故人愛之天雨降物無不生物豈有謝於天乎 初楚子西聞平王太子建之子勝在吳使人召之曰吾聞勝直而剛欲寘之境葉公子高曰勝華而不實狷而不絜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不從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閒居於蔡勝請伐鄭子西未從佗日又請許之晉伐鄭楚救之勝怒曰讐不遠矣屈建謂石乞曰白公將爲亂石乞曰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建曰此乃所以反也白公罷朝而立倒杖而策銳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志何不忘

哉白公欲得易甲陳士勒兵示之曰與我無患不富  
貴易甲笑曰不義得天下吾不取也威吾以兵吾不  
從也子行子之威吾亦明吾義拱而待兵顏色不變  
秋七月勝作亂殺子西子期劫惠王拔劍而屬之屈  
廬曰子與我乎廬曰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  
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其可劫乎白公乃內  
其劍白公欲立王子閻爲王不從勝曰楚國之重天  
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閻曰辭天下者非輕其  
利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以絜其行也  
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白公強

之不可遂殺之白公得楚國不能以府庫分人石乞  
曰不義得之又不能施患必至矣不若焚之無令人  
害我白公弗聽初申鳴以養父孝聞於楚國惠王欲  
以爲相鳴不受其父問之對曰不可舍父之孝子爲  
王之忠臣父曰汝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  
矣吾欲汝之相也鳴曰諾入朝王受之相居三年遇  
白公之亂鳴將徃死之其父曰棄父可乎鳴曰仕者  
身歸於君祿歸於親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葉公  
聞亂曰吾怨子西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乃帥方城  
之外以入發太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

因而攻之申鳴以兵圍白公公謂石乞曰鳴天下之  
勇士也乞曰鳴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鳴聞  
之必來白公曰善取其父持之以兵告鳴曰子不與  
吾父將死矣鳴流涕應之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吾已  
不爲父之孝子乃君之忠臣也援桴鼓之遂與葉公  
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惠王復位申鳴之父  
亦死王賞鳴金百斤鳴曰食祿避難非忠臣也定國  
殺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遂自殺  
楚惠王嘗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境  
懼子孫之有貳者王曰仁人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

不從子與之魯陽。越大夫種謂句踐曰：吳王罷師，不戒以忘我，我不可怠。今吳民既罷，大荒薦饑，天占既兆，人事又見，王奪之利，無使夫悛。越王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句踐問曰：吾欲與吳徼天之衷，車馬兵甲卒伍既具，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曰：戰不智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句踐召五大夫而問之，命有司大令於國王，命夫人曰：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土地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

也夫人去筭夫人與大夫皆側席而坐不掃王問范  
蠡曰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  
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

四十二年春三月越伐吳句踐之壇列鼓而行之至  
軍三日徙舍至於禦兒三斬有罪以狗命有司大狗  
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兄弟四五人皆在  
此者有眩瞽之疾者皆以告王親命之歸後若有事  
吾與子圖之又狗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  
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斬有罪者人有致死之  
心有司大狗于軍曰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

退而不退左不在左右不在右身斬妻子鬻至於五  
湖吳人挑戰王欲許之范蠡曰彼來從我固守勿與  
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  
之利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吳軍於江北  
越軍於江南中分爲左右軍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  
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令左右軍銜枚泝江五里  
夜中命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亦中分其師越王中  
軍潛涉不鼓不譟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  
涉而從之又大敗之于沒 夏六月晉圍衛齊陳救  
衛 楚師取陳麥陳敗遂圍之秋七月己卯楚滅陳



殺湣公 冬十月晉伐衛入其郛衛人出莊公而與  
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莊公自鄆入  
般師出辛巳石圃攻公公入于戎州巳氏巳氏殺莊  
公衛人復立般師十二月齊伐衛衛人立靈公子起  
而請平齊執般師以歸

四十三年春巴伐楚圍鄆三月楚敗巴師 夏衛石  
圃逐其君起起奔齊出公自齊復歸 初晉有孕婦  
七歲不生 西山女子化爲丈夫 是歲王崩子元  
王仁立秦悼公薨子厲共公立

開化圖書館

Wazhwa library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十

宋 京兆萬年劉 恕 編集

周紀八

起旃蒙赤奮若盡強圉赤奮若凡七十三年

元王

元年春越侵楚夏楚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

伐東夷

二年冬十一月越圍吳 是歲晉知伯伐鄭取九邑

晉定公薨子出公錯立 晉趙簡子嘗與欒激游

曰吾好聲色而激致之吾好宮室臺榭而激為之吾

好良馬善御而激求之吾好士六年矣而激未嘗進

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將沈激於河 或謂簡  
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  
簡子曰吾將求之以來諫者却之必止我過矣 簡  
子聞楊實之賢問於成傅傅曰不知也簡子曰子與  
之友何不知也傅曰實年十五廉而不匿年二十善  
義且仁三十勇毅果決四十綏懷鄉里遠人親附不  
見于今十年爲人數變是以不知也 楊因見簡子  
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來見簡子絕  
食而迎之左右諫曰居鄉三逐不容於衆也事君五  
去不忠於君也簡子曰美女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

亂世所䟽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授以爲相而國  
大治 趙簡子病召太子毋恤而告之曰我死已葬  
服衰上夏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卒毋恤代立是  
爲襄子未葬簡子而中牟畔入齊葬五日襄子興師  
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軍軍  
吏曰天助也曷爲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  
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成而後攻中牟  
聞其義請降襄子服衰與羣臣上夏屋山望代俗甚  
樂甚美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也乃先善之代君好  
色以其姊妻之其所善代者萬故久之代君以善馬

奉襄子襄子謁代君請觴之舞者數百人置兵羽中  
先具大金斗代君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  
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以代君之車迎其妻道聞  
之泣呼天曰以弟亡夫非仁也以夫恐弟非義也磨  
笄自刺而死代人憐之名其所死地爲磨笄山遂與  
兵平代代卽北戎也襄子兄伯魯早死封其子周於  
代爲代成君

劉恕曰左氏傳魯哀公十七年晉復伐衛簡子曰  
止謂趙鞅也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  
食曰先王與吳王有質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

恤謂襄子也杜預曰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  
之喪是歲周元王二年晉定公三十七年也史記  
六國表周定王十一年晉出公十七年趙簡子之  
六十年簡子卒趙世家亦去出公十七年簡子卒  
在魯哀公二十年之後十七年也而趙世家襄子  
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乃是左傳哀二十年事  
若簡子以晉出公十七年卒則襄子元年在吳亡  
後十六年也史記前後差互故以左氏傳爲據  
四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  
子越王歸之太子桓公革奔越 越王句踐郊敗吳

吳三戰三北冬入吳吳師自潰夫差帥其賢良與重祿上姑蘇越圍王臺吳使王孫洛肉袒膝行請成於越曰孤臣夫差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意者欲如會稽之事敢布腹心越王欲許之范蠡曰天節不遠五年復反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請以金王子女賂君之辱男女服爲臣御王又欲許之范蠡曰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可乎王曰吾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反此義以報此



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洛曰  
吳稻蟹不遺種子助天爲虐不忌不祥乎范蠡曰昔  
吾先君周室之不成子也濱於東海之陂龜魚鼈  
之與處鼃鼠之與同渚吾雖覩然人面猶禽獸也又  
安知是譏譏者乎王孫洛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  
委制於執事之人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  
使者反范蠡擊鼓興師至姑蘇宮十一月丁卯句踐  
使人告夫差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王其無死  
寡人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吾與王爲  
二君以没王年夫差對曰天降禍吳國不在前後當

孤之身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面目以視天下  
吾老矣不能事君王夫差將死曰使死者有知吾無  
以見子胥爲幘冒面而死自是越春祭三江秋祭五  
湖爲之立祠 越王索卒於楚而攻晉左史倚相謂  
楚惠王曰越已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索兵攻  
晉示我病也不如起師與之分吳惠王曰善起師從  
之越王怒將擊楚文種曰我憊矣與戰必不克不如  
賂之乃割露山之西五百里以與楚 句踐反至五  
湖范蠡辭王曰臣不復至越國矣君憂臣勞君辱臣  
死昔君王辱於會稽臣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

請從會稽之罰王曰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身死  
妻子爲戮范蠡曰君行制臣行意乃歎曰計然之策  
十用其五而得意旣以施國吾欲用之家裝其輕寶  
珠玉與私徒屬乘舟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越王  
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令大夫朝  
之環會稽三百里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  
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

劉恕曰史記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  
忠而歸左氏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  
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吳亾後二年也如左

氏之說則詔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亾卽誅哉

是歲隕石于晉

五年夏六月晉伐齊壬辰敗齊于犁丘 是歲蔡成  
侯薨子聲侯產立 越王句踐以兵北渡淮與齊晉  
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兼  
有九夷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  
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伯王句踐令  
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句踐一決獄不辜  
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而戰武士必其  
死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苦身勩

力耕于海畔父子治產致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  
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  
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而懷其  
重寶閒行以去止于陶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  
貨物所交易可以致富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  
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貨累巨萬初  
范蠡自齊遺越文種書曰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  
共患難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  
種且作亂句踐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  
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

自殺范蠡善治產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閒三徙所  
止必成名再散貧友昆弟魯之窮士猗頓耕桑而常  
饑寒聞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告之曰畜五牂乃適  
西河大畜牛羊子猗氏南十年之閒其息不可計貨  
擬王公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或曰頓用監鹽起  
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皆與王者埒富范蠡衰老聽  
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  
公

六年夏四月晉魯伐齊取廩丘 邾隱公無道越人  
執之以歸而立其子何何亦無道 是歲杞濬公弟

闕路弒公自立是爲哀公

七年夏五月衛褚師北等作亂攻出公公奔蒲遂奔宋是歲彗星見晉澮丹水絕三日不流

八年夏五月越宋魯納衛出公公不敢入國人立莊公庶弟黔是爲悼公宋景公使工爲弓九年而成曰臣之精力盡矣歸三日而歿公彎弧登臺東射矢踰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冬十月辛巳景公薨無子大尹立元公孫周之子啓司城樂莪攻大尹大尹奉啓奔楚國人立啓兄得是爲昭公衛出公自城鉏使問子貢曰吾其入乎對曰臣不識

也私於使者曰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出公後卒於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廢著鬻  
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喜揚人之  
美不能匿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原憲不厭糟  
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之原憲攝敝  
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病乎憲曰吾聞無財  
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  
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  
輿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子貢面有愧色不  
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



出金石子貢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劉恕曰顏回原憲之才之德不屈於衰亂之世歌頌夫子之文章優游六藝之富簞食瓢飲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攝敝衣冠曳杖拖履而歌商頌樂道忘勢可以謂之賢矣若夫閭巷賤隸才卑志下凍餒艱苦行歌坐嘯愚於雀鼠曾何足道哉

子貢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終于齊 曾參有疾謂曾元曾華曰飛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歷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辱安從至乎

為官怠於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  
察此四者終如始也 是歲齊鄭伐衛 王崩于貞  
定王介立

貞定王

元年夏四月晉伐鄭齊救鄭 魯哀公欲以越伐魯  
去三桓秋八月公遜于邾遂如越國人逆之復歸薨  
于有陘氏子悼公寧立是時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  
家

二年彗星見

三年晉空桐震七日臺舍皆壞人多死

四年燕獻公薨孝公立

五年晉荀瑤圍鄭入南里瑤謂趙無恤入之對曰主  
在此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  
趙宗乎襄子繇是甚知伯知伯嘗與襄子飲而批  
其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  
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越王句踐薨子王庭與立  
後越遷琅邪與淮夷共征戰夷遂陵暴諸夏侵滅小  
邦

六年鄭聲公薨子哀公易立晉河絕于扈

七年晉有虹圍日

通鑑外紀卷十一 周紀八 九  
八年秦壅河旁伐大荔取其王城是時義渠大荔最  
疆築城數十皆自稱王杞哀公薨湑公子出公敕  
立

十年晉有虹青色五聚于日

十一年晉知伯與趙韓魏共分故范中行地以爲邑  
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伐四卿四卿反攻公公奔齊道  
死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哀公  
初哀公大父雍號戴子雍生忌忌善知伯故知伯立  
哀公是時知伯最強決晉國政哀公不得有所制  
知伯嘗欲襲衛佯使其太子顏亡奔衛南文子曰太

子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勿納也知伯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權子何憂也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貨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不可不察也衛君以其言告邊境知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知伯欲攻夙繇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知伯貪而無信欲攻我而無道今師必隨之君曰大國爲權而子逆之不祥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

通鑑外紀卷十一 周紀八  
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齊七月而風繇亡

十二年蔡聲侯薨子元侯立 晉河水赤三日

十三年齊平公薨子宣公積立 晉知伯荀瑤爲室

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高山峻原不生草

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也

知伯約魏桓子韓康子將伐趙趙襄子告張孟談曰

知伯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措兵於寡人必矣吾安

居而可孟談曰董安于簡主之才臣治晉陽而尹鐸

循之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襄子曰諾至而行城

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

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曰何以應敵孟談曰聖人藏  
於民不藏於府庫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  
遺三年之食餘粟入之倉遺三年之用餘錢入之府  
有奇人使繕治城郭夕出令而明日倉不容粟府無  
所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城郭已治守備已具襄  
子謂張孟談曰無矢奈何對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  
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有楛其高丈餘襄子  
發而用之其堅則箇籬之勁不能過也襄子曰矢足  
矣無金奈何對曰董子治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  
爲柱質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知

伯帥韓魏之兵果至乘晉陽城戰三月弗能拔因舒  
軍圍之決晉水灌之張孟談曰先主爲重器也爲國  
家之難也盍無愛寶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孟談  
曰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德而賄地也求飲  
吾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韓康子簡  
子之孫莊子之子魏栢子襄子之孫也

十四年鄭人弒哀公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

十六年知伯韓魏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  
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趙襄子鑽龜筮占兆以視  
利害何國可降謂張孟談曰吾不能守矣孟談曰亡



不能有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臣請  
見韓魏之君孟談陰見二君而約之孟談入晉陽襄  
子迎而再拜之且恐且喜知果謂知伯曰二主色動  
而意變行矜而志高必背君不如殺之知伯曰晉陽  
且莫當拔而饗其利豈有佗心子勿復言知果曰不  
然則遂親之魏之謀臣曰趙葭韓之謀臣曰段規皆  
能移其君之計君約破趙封二子萬家之縣各一則  
二主之心可不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  
二子則吾所得者少不可趙與韓魏協謀滅知伯分  
其地段規謂韓康子曰分地必取成臯康子曰石溜

之地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  
權者地利也千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君用臣  
言韓必取鄭康子從之其後滅鄭果繇成臯自是地  
大於諸侯知伯之士曰長兒子魚絕去二年將東之  
越道聞知伯見殺謂其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  
絕屬無別乎曰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  
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尚存遂反而死趙  
襄子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  
怒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功也襄子曰吾在憂  
約之中惟赫不失臣主之禮佗人雖有功皆有驕侮

之心張孟談謂襄子曰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  
故貴爲列侯者不在相位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  
臣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  
離衆襄子恨然曰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  
權重忠信在已而衆服焉子何爲然對曰君之所言  
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天下之美同臣  
王之權均而能美者未之有也君若弗圖則臣力不  
足乃納地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 襄子使新稚穆  
子伐狄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搏飯有憂  
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

江河之大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雍  
雍不爲幸吾是以懼君子曰趙氏其昌乎憂所以爲  
昌也喜所以爲亡也勝非難也持之其難也 襄子  
飲酒五日五夜優莫曰君勉之紂飲七日七夜君不  
及二日耳襄子懼曰吾亾乎優莫曰桀紂之亾也遇  
湯武今天下盡桀而君紂也焉能相亾然亦殆矣  
初田恒成子卒子襄子盤代爲齊相相宣公至是與  
三晉通使以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  
十七年晉知開奔秦

卷之五

十八年衛悼公薨子敬公弗立衛君嘗問子思曰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欲學術何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蔡元侯薨子侯齊立 秦城南鄭 十九年燕孝公薨成公立 二十二年杞出公薨子簡公春立

二十一年晉知寬奔秦

二十二年楚滅蔡蔡侯齊亾

二十四年楚滅杞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 自越滅

吳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遂滅莒自是

上距莒共公四世矣

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是時韓魏共滅伊洛陰

戎其遺脫者皆走西踰汧隴自此中國無戎寇唯餘

義渠種焉

二十六年日有食之晝晦星見 秦厲共公薨子躁

公立

二十八年王崩長子哀王去疾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在位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 秦南鄭反

考王

元年晉哀公薨子幽公柳立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魏趙幽公畏三家反朝之

二年河水赤于晉龍門三日

六年日有食之 夏六月秦雨雪 是歲晉大風壞

垣

七年燕成公薨湣公立

九年衛敬公薨子昭公糾立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

楚惠王薨子簡王仲立

十年魯悼公薨子元公嘉立 晉丹沁水出相反擊

十一年義渠伐秦至渭南

十二年秦躁公薨弟懷公立

十三年晉無雲而雷 冬晉桃杏實

十四年晉魯會于楚丘

十五年王崩子威烈王午立 衛公子亶弒昭公自

立是為懷公

威烈王

開



元年秦庶長龜與大臣圍懷公公自殺太子昭子蚤  
死大臣立昭子之子是爲靈公 晉趙襄子卒兄伯  
魯孫浣立是爲獻侯治中牟獻侯少襄子弟栢子逐  
獻侯而自立 晉韓康子卒子武子立 魏栢子卒  
孫文侯斯立  
二年晉趙栢子卒國人復立獻侯 鄭共公薨子幽  
公已立  
三年冬十一月晉有火下于北方其聲如鼓 是歲  
晉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  
或云駘幽公子也

四年夏四月晉大雨雪 是歲晉幽公夫人秦嬴賊  
公於高寢或云幽公淫夜竊出爲盜所殺魏文侯以  
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 秦作吳陽上時  
祭黃帝下時祭炎帝

五年晉韓武子都平陽 趙獻侯城泫氏

七年魏城少梁 楚伐晉南鄙

八年秦攻魏戰于少梁 越滅郟

九年秦城塹河瀕 齊伐趙東鄙圍平邑

十一年衛敬公孫公子適之子頹弒懷公而自立是  
爲慎公秦城藉姑 秦靈公薨季父昭子之弟悼子

立是爲簡公

十二年初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  
是爲西周桓公是歲卒子威公立

十三年秦與晉戰敗于鄭下 齊伐晉毀黃城圍陽

狐初齊田襄子盤卒子莊子白代爲相卒子太公和

代爲相皆相宣公 晉河崩壅龍門至於底柱

十四年自十三年十月至春正月大雨雪 是歲魏

文侯使其子擊圍繁龐 齊田盼及趙戰于平邑獲

趙將韓舉取平邑 是時李悝爲文侯作盡地力之

教以爲地方百里治田勤謹則晦益三斗不勤損亦

如之爲粟百八十萬石善平糴者必觀歲有上中下  
孰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  
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  
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戰國貴詐力而賤仁  
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悝行之魏國國以富彊李悝  
爲上地守下今日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者勝不  
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齊  
伐魯葛及安陵

十五年齊取魯一城 趙取平邑城之

十六年日有食之 魯元公薨子穆公顯立 王命

韓趙伐齊入長城

十七年秦簡公初令吏帶劍蹙洛城重泉

魏伐秦

築臨晉

晉韓武子卒子景侯虔立

趙獻侯卒子

烈侯籍立

十八年秦初租禾

魏攻秦至鄭築汾陰郃陽

魯

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其善使談者有術焉願先生教之子思曰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舜禹於其父弗敢私有之公問可以利民者曰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

也 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  
 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其  
 屈已以富貴而制於人不若抗志以貧賤而不愧於  
 道 魯人公儀僭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  
 事諸侯子思與之友魯君因子思欲以為相曰公儀  
 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思曰此公儀子  
 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疏食水飲  
 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無信用之意  
 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  
 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

之士也 魯公儀休者爲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  
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  
小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  
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  
甚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  
必繇聖所以致其材也礪必繇砥所以致其刃也故  
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  
何請子上名白子思子也年四十七

劉恕曰家語篇後叙孔子子孫及史記孔子世家

通鑑外紀卷十一 周紀八  
皆云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  
相問荅則孔子時子思已長矣孔子以周敬王四  
十一年壬戌卒至魯穆公三年甲戌當威烈王之  
十九年距孔子卒七十三年子思蓋九十餘矣漢  
藝文志云子思魯穆公師禮記檀弓云魯穆公問  
子思舊君反服孟軻子思弟子亦言與魯穆公同  
時必不妄則家語世家不當云子思六十二歲而  
孔叢子云子思居衛魯穆公卒去此又三十一年  
子思蓋百二十餘歲矣壽考若是當時莫之稱道  
固可疑也



辛櫟見魯穆公曰昔太公封於營丘濱海阻山險固  
之地故地曰廣子孫彌隆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  
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故地曰削子孫彌殺吾先君周  
公不若太公之知也穆公慙不能對以語南宮子南  
宮子曰成王之居成周曰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  
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周公卜居曲阜曰賢則茂昌不  
賢則速亾夫賢者豈欲子孫阻山林之險長為無道  
哉小人哉櫟也魏文侯嘗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不  
許趙利曰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罷而趙重魏拔  
中山必不能越趙而守是用兵者魏而得地者趙也

君不如許之彼知君利之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不得已也文侯執段干木之閭曰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如德財不如義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吾安敢高之致祿百萬時往問之國人喜而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嘗欲攻魏司馬廋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不可加兵秦君然之干木子夏弟子也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汝祿則干鐘官則上卿既

受吾賞又責吾禮母乃難乎 師經鼓琴文侯起舞  
曰使我言而無違者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文侯  
問左右曰撞君者何罪曰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  
經曰臣一言而歿昔堯舜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唯  
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  
是寡人之過也

劉恕曰言而人違之善則改焉不善擇焉止吾過  
而成吾美也言而人不違非畏其勢則人所侮玩  
也畏勢則長其惡侮玩則以兒童犬彘待之面譽  
背毀蠢然嗤笑以白爲黑以敗爲成詩云維此良

通鑑文獻卷十一 周紀八 三  
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好同惡異近佞  
遠直則莫能別善惡禍患繼之而不悟其愚可勝  
道哉

魏西門豹爲鄴令文侯曰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  
豹曰敢問有術乎文侯曰有之鄉邑老者敬之賢良  
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  
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  
類玉此皆似之而非也 文侯問李克吳所以亾對  
曰數戰數勝文侯曰國之福也曷爲而亾克曰數戰  
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罷民所以亾也驕則

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慮上下俱極吳之亾猶晚也 李克謂文侯曰貴者賤惡之富者貧惡之知者愚惡之文侯曰三者勿惡可乎李克曰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知而教愚則童蒙弗惡也文侯曰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 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其御曰公家之畜罷而不用出而鬻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以束帛贖之子方子夏弟子也 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青白衣侍於君前子方曰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于戰此其幼孤也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

足今又滋甚君寵此子也又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  
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兵革罕用 文侯出游見  
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問之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  
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封上計其入  
三倍有司請賞其吏解扁文侯曰此無異反裘而負  
芻者吾地不加廣民不加衆而錢布三倍何也解扁  
曰以冬伐木春浮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耕暑耘以  
秋收歛惟冬無事乃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  
民不得休息也民已弊矣雖入三倍將焉用之 韓  
伐鄭取雍丘 齊伐魯取郕 鄭城京 楚簡王薨

子聲王當立

十九年齊伐衛取母丘 鄭敗韓於負黍

二十年夏五月晉有三大犬師衆犬數萬聚於絳殺  
一犬於東方殺一犬於西方

二十一年齊宣公薨子康公貸立 齊田會以廩丘

反

二十二年初宋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  
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  
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失是以亡  
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薨

通鑑文系卷十一

子悼公購由立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三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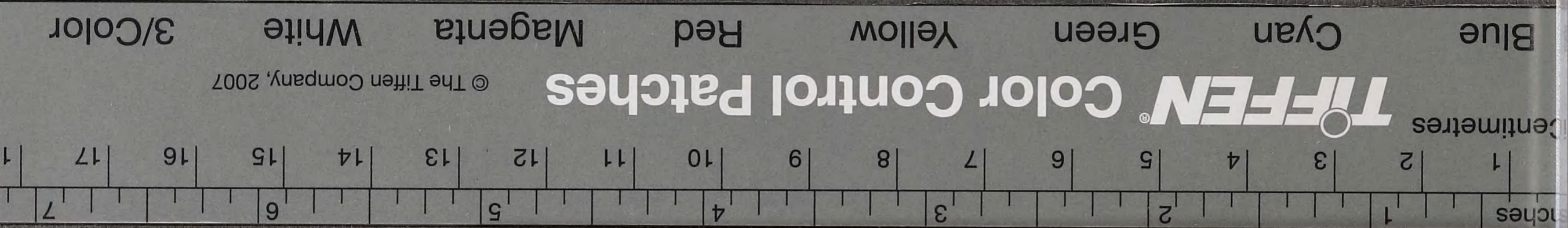
學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hua Library



資治通鑑外紀  
三

開館圖書  
Kaitun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shua Library



Inches 1 2 3 4 5 6 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